



完美朋友

Ein perfekter Freund

郭力 译

Martin Suter

马丁·苏特

德语文坛最成功的作家，作品译成 29 种文字，总销量 500 多万

荣膺法国最佳外国文学奖、德国格劳泽犯罪小说大奖、

德国最佳惊悚小说奖、瑞士进步奖等众多奖项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马丁·苏特小说选

完美朋友

Ein perfekter Freund

郭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完美朋友 / (瑞士) 苏特著; 郭力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3.9

(马丁·苏特小说选)

ISBN 978-7-5327-6187-6

I. ①完… II. ①苏… ②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瑞

士—现代 IV. ①I52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3130号

Martin Suter

EIN PERFEKTER FREUND

Copyright © 2002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12-120号

完美朋友

[瑞士] 马丁·苏特 / 著 郭力 / 译

责任编辑 / 裴胜利 装帧设计 / 胡枫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5 字数 144,000

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187-6/I · 3677

定价: 42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严重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33-8510898

献给我的母亲

译本序

马丁·苏特, 1948年出生于瑞士苏黎世。1974年26岁的他结束文案专科学业后, 成为瑞士巴塞尔著名广告公司GGK的创意总监。之后他与友人合办“斯泰德尔-苏特”广告公司, 并担任“瑞士艺术总监俱乐部”主席。除了本职工作外, 业余时间他一直笔耕不辍, 除了为地理杂志《Geo》投稿外, 还写下许多电影电视剧本。

自1991年起, 马丁·苏特成为一名自由专业作家。1992年到2004年初, 他在瑞士《世界周报》辟有每周一次的“商务舱”专栏。后来“商务舱”专栏出现在苏黎世《每日导报》上, 直到2007年4月。为此, 1995年苏特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获得了奥地利工业界赞助的“约瑟夫·罗斯新闻奖”。不久, “商务舱”专栏系列陆续结集出版。此外, 他在《新苏黎世报》文学月刊《佛里奥》上的专栏“和格丽·威贝尔一起过好日子”, 同样取得很大成功, 并在2001年后得到陆续结集出版。

作为一名作家, 苏特真正的成功突破是在1997年。这一

年苏特根尼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《小世界》，从此他的其他所有作品，都由这家瑞士苏黎世出版社出版。《小世界》之后，《月亮的阴面》（2000年）、《完美朋友》（2002年）接连问世，为读者展现出了一个个惊险曲折的悬疑故事——尽管书中悬疑故事主要穿插于日常生活、医学诊疗事故之中，在书中只占很小篇幅。苏特自己将他这三部小说称为“精神分析三部曲”，因为书中主人公都先陷入了“我是谁”、“我怎么了”的心理困惑，继而走上寻找自我的道路。《小世界》使苏特在该书出版的当年获得了瑞士苏黎世州荣誉奖，还使他1998年获得了法国最佳外国文学作品奖。2010年《小世界》由法国导演布鲁诺·奇彻拍成电影，主角由杰拉德·帕迪约和亚历山德拉·玛丽亚·娜拉主演。《完美朋友》出版不久后，被授予2003年度“德国犯罪小说奖”，并由法国导演弗朗西斯·吉洛于2006年改拍成同名法国电影。

苏特的第四、第五部小说分别为2004年发表的《莉拉，莉拉》和2006年发表的《与魔鬼的约定》，前者2009年被改编为电影《爱情谎言》，而后者使苏特2007年获得德语区另一重要的犯罪小说大奖“弗里德利希·格劳茨奖”。2008年和2010年，苏特继续乘胜追击，相继发表了他的第六、第七部长篇小说：《最后一个威英费尔特》和《厨子》。这两部小说也随即受到读者喜爱，很快在许多德语国家畅销书排行榜上遥遥领先。

苏特多才多艺，为苏黎世新市场剧院他曾写过两部喜剧：

《超然物外》（2004年）和《木乃伊》（2006年），被誉为成功剧作家。

2007年4月他还与瑞士音乐家斯蒂芬·艾彻合作发行唱片《黄金国》，其中的一些歌曲由他填写歌词。

2010年，马丁·苏特的“商务舱”由于其辛辣幽默的笔触揭示了商务经理们的种种弱点，获得了斯威夫特经济讽刺作品奖。2011年1月，马丁·苏特还获得由瑞士电视台颁发的2010年度文化范畴的瑞士进步奖，并被誉为持续畅销书作家和最成功作家。从1997年到2010年，苏特成绩骄人，发表的十部长篇小说几乎都成为畅销书，没有哪位瑞士作家可以与之媲美。

现今马丁·苏特与家人游居于西班牙和危地马拉之间。

《完美朋友》发表于2002年，是苏特的第三部小说，也是继《小世界》（1997年）、《月亮的阴面》（2000年）之后，“精神分析三部曲”中的最后一部。

故事从报社记者法比奥·罗西在医院中醒来说起。这位从昏迷中醒来的意大利籍病人，脸部只有一半感觉正常，那是头部遭到一次重击的后果，然而后果还不止于此，他发现自己失去了过去五十天的记忆。面前的女友他不认识了，可出院后还得跟她回家，住进她陌生的公寓。

他以前的朋友都不愿意再理他，比如《周日晨报》的同事

们，因为自他开始干“那件大事儿”，他变得傲慢自大、目中无人。以前他总跟女友诺丽娜和好友卢卡斯在一起，现在他想请他们帮他恢复记忆，可这两位对他唯恐避之不及。

他只好请求得到新女友的帮助。《周日晨报》的女秘书莎拉·玛德也给了他真诚帮助，告诉他，他想不起来的那个法比奥是个臭狗屎。

他开始知道，过去五十天里，自己发生了重大变化；不仅换了住处，换了女友，交了新朋友，打了辞职报告，自己也换了一个人：对同事不再热心随和，不再乐于助人，而是趾高气扬起来。他只同一个叫弗雷迪的中学同学来往。这个弗雷迪出手阔绰，常出入上演脱衣舞的夜总会和豪华饭馆。

他需要知道“那件大事儿”是什么，莎拉认为可能同采访经历过卧轨事件的火车司机有关。法比奥翻出采访磁带来听，注意到他还采访过一位自杀者的遗孀杰奎琳·巴特。法比奥开始像个侦探寻踪而去。原来巴特博士去世前，在实验室中找到了检测食品中的朊病毒的方法。朊病毒是病态蛋白质，是造成疯牛病的元凶，是导致人类克雅二氏病的病原。他猜想这件大事可能与巴特博士有关，因为巴特博士最后的重大发现是，在勒米厄集团生产的巧克力中检测出了朊病毒。勒米厄是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生产集团。

可以推测，为了迫使博士保持沉默，勒米厄集团收买了他。这样的话，对于他的内疚自杀，以及他遗孀突然能够享受豪华

生活，便可以做出解释了。尽管巴特太太极力对此进行否认，想在电脑里找到自己的记录，法比奥却发现自己笔记本电脑、掌上电脑，以及原先办公室电脑中的资料和日程记录全被清除了，他怀疑这是女友玛琳和卢卡斯联合所为，于是愤然搬出玛琳家。弗雷迪把他安排到一个漫着霉气的小公寓。

尽管诺丽娜成了卢卡斯的女友，法比奥还是同诺丽娜又走近了。他要向她了解过去那个法比奥。对卢卡斯，法比奥的怒气则越来越大，特别是当他看到卢卡斯同可恶的勒米厄集团管事坐在一起时。法比奥认定，为了掩盖那件大事，或者用它来换取自己的名誉或者金钱，卢卡斯删除了他笔记本电脑及掌上电脑的数据。此外，巴特太太曾交给法比奥的有关朊病毒的实验记录，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法比奥找到卢卡斯追问，卢卡斯却假装一概不知。

不日，卢卡斯被发现死于水库。读者不能得知他是自杀还是他杀。因为由于卢卡斯拒绝收买，勒米厄集团也有可能对他下毒手。法比奥再次因为气味，唤起了另一个记忆岛屿，那是他发生“意外”的那天：他与卢卡斯吵了起来，各持己见之下，法比奥恼羞成怒，对卢卡斯动了武……

法比奥与诺丽娜破镜重圆了，尽管法比奥没有告诉她他又回忆起来的那一天。只是在卢卡斯死后，法比奥才发现，卢卡斯是一个怎样忠诚的朋友，他对他有着怎样的误解。为了保护法比奥不受勒米厄的打击，卢卡斯删除了电脑上的数据，而且

对法比奥只字不提他们曾有的争执，他希望法比奥能够忘记这一切。显然，卢卡斯一直还很佩服他，尽可能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帮助他。他真是一个完美朋友吗？

能翻译马丁·苏特的小说，作为德文译者是件荣幸的事。前几年，当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德文图书畅销榜上时，我对他也有过关注。因而，当译文出版社裴胜利先生问到可否翻译他的《完美朋友》时，译者在感谢裴先生信任的同时欣然接下了这个工作。

这样，2012年德国大学的夏季学期，汉语课的课外时间我都用在这部小说《完美朋友》的翻译上了。问了问汉语班上的德国大学生，有几位还读过这部小说。如果翻译上遇到问题，我也很喜欢请教我的学生——并非一定要请他们帮忙，还想给他们一种语言经历，让他们体会一下中国人读德文会遇到怎样的困难。当然他们总是乐于帮忙，这又可以活跃课堂气氛。

马丁·苏特的笔触机敏轻松，在他的笔下读者的情感常会情不自禁地陷入矛盾境地：法比奥果真是个正直记者吗？他的好友是不是偷了他的调查资料？那位刚失去了丈夫的研究员寡妇，怎么一下子住进了豪华酒店？遭遇卧轨事件的司机是否有理由怒气冲冲？

伴随小说主人公寻找记忆的旅程，读者还会同他走进心理诊所、重返编辑部、坐进一个个小酒吧、参加太极拳班、走访

他曾采访过的火车司机……可以领略到意大利海滨的旖旎风光、瑞士小城的湖光山色、生活在瑞士的意大利人之间的交往，以及南美辣妹的风情万种……

法比奥乘坐市区有轨电车时，享受了三个学生的诗歌朗诵。那首19世纪德国诗人艾兴多夫的名诗，正是译者八年前在自己的散文集《莱茵北流去》中介绍过的。能有机会对自己的译诗再做加工修改，真是翻译中的意外愉快经历。

“苏特写的一个个小酒吧，真让人想亲自前往。那儿会不会在伯尔尼？”没去过伯尔尼的我问。

“倒更像是苏黎世。”一位瑞士学生说。我这才想起罗西乘坐的游船岂不就在苏黎世湖上？——令我有似曾相识感。

“读苏特的书，不到最后一页是不知道故事结局的。”一位学生还说。法比奥定要找回五十天的记忆，开始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可读完最后一页，合上书后，竟会让人慢慢回味。

这的确是一次愉悦的翻译经历，在此还学到了一些知识：心理学的、食品化学的、免疫学的、人文地理的……

但愿读者阅读时也能有这样的感受。

郭力（德国弗莱堡大学语言学院汉语教师）

2012.12.12

他的手触到脸上，脸没有感觉。手落回被子之际，法比奥·罗西随即回到刚离开的地方，那里没有感觉，没有声音，没有思想，没有气味。

不知又过了多久，他觉得自己醒了。他好像闻到了什么味道。他没马上睁开眼睛。是医院的味儿。不急，很快会有人告诉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的。

“罗——西先生——”一个声音从什么地方飘来，那声音好像来自河对岸，忽忽悠悠，即便不理睬它，也不会显得无礼。

声音又远去了，可医院的味儿没有消失，随着鼻子吸气味变得更加强烈。法比奥想张嘴呼吸，可嘴巴好像只能张开一半。用手去摸嘴唇，还是那种感觉：手指能感到嘴唇，嘴唇对手指却没有感觉。终于能张嘴了。他摸到了牙齿，可牙也没有感觉，至少右侧的是这样。

左边脸颊的感觉还算正常，上身也有感觉。他动了动脚趾头，知道脚趾上压着被子。他将右手顺着左臂下滑，触到小臂

上一块创可贴，接着是输液管。

法比奥感到一阵恐慌，但仍不想睁开眼睛，他应该先想想自己怎么到医院里来的。

他摸了摸自己的头，感觉头部右侧很奇怪，像顶着帽子，是绷带吗？头部左侧也不很正常，后脑勺上有块创可贴，按上去挺疼。头上开刀了？

做了肿瘤切除手术？想想看，自己得过肿瘤吗？

法比奥使劲睁开眼睛。房间较暗，他看到，床旁边镀铬支架上挂着输液瓶，墙边桌上摆着一束花，花束上方墙上挂有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；头部的前上方，一个吊环一样的东西悬在那里，那是供病人抓握的，上面还缠着一根电线，电线终端是个按铃。法比奥急忙在那按铃上按了一下。

一段永恒的时光后，门开了。走道的氖灯光照下，一个人影朝他走来，开亮了床头灯。

“您怎么样，罗西先生？”

头部床板已经抬高，加上枕头靠垫，法比奥呈被迫的半坐式。站到他床边的这个女人又瘦又小，几乎与他眼睛同高。她身着宽松纯棉蓝衬衫，裤子也是同等布料。衬衫上缝有她的名字，可法比奥的眼睛还不能认读。她为他号了一下脉搏，眼睛看着手表问道：“您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正想问您呢。”

“您不知道？”

法比奥微微摇摇头。女人放下他手腕，从床架上取过病历，一边往上写着什么，一边说：“这是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。”

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您头部受伤了。”她边说边查看输液瓶。

“什么伤？”

“您头上受伤了，头骨、大脑都伤着了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她笑了：“我还想问您呢。”

法比奥闭上眼睛：“我到这儿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五天了。”

法比奥睁开眼睛：“我昏迷五天了？”

“不是，三天前您醒了。”

“可我一点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这跟您头部受伤有关系。”

“很严重吗？”

“不是很严重。颅骨没有骨折，也没出血。”

“那绷带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是颅内压探测管，您在监护病房的时候，给您装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从CT^①片上看，您大脑里有瘀伤，所以医生决定给您

① 全称：计算机断层扫描——译注，下同。

麻醉，监测颅内压。如果颅内压上升，说明出现了肿胀或者出血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结果没出现肿胀。”

“那，我的昏迷是人为造成的？”

“是四十八小时的麻醉。”

法比奥合上眼睛：“我女朋友呢？”

“我想，在家吧。现在是夜里12点多了。”

“她走了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是夜班护士。”那个声音答道，这次这个声音又好像远远地响在河对岸了。

诺丽娜在洗擦他的肚子。他能感觉到，她的手好轻柔，手巾好温暖。他微微叉开双腿，做出一副熟睡的样子，听着拧毛巾的水哗哗的声响，期待她再一次用温暖的毛巾擦拭他的腹部。

她在阴毛和腹股沟处涂上肥皂，接着他感到她的手指触到了他的阳具，她抬起它——针刺般的疼痛，他浑身一颤，叫出声来。

“别动。”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法比奥睁开眼，一个男人正站在床边，他与他年龄相仿，擦皮短发染成了金白色。他身着宽松的短袖蓝上衣，下身是条

纯棉蓝裤；前胸缝有名字。只见他举起双手，带着歉意说：“抱歉，这是导尿管。您知道您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法比奥看看四周，说：“好像是在医院。”他病床旁边立着挂有输液瓶的架子，墙边桌上放了一束鲜花，墙上是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

“知道什么医院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男人从床架上取过病历，一边做记录，一边说：“这是大学医院的神经外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您头上受了伤。”

法比奥用手去摸头。右脸感觉很麻木。脑袋上，他摸到一个创可贴或者绷带一样的东西。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您不记得了吗？”

法比奥努力回想：“想不起来了，您告诉我吧。”

“您后脑勺受伤了。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六天前。”

法比奥很震惊：“我昏迷了这么长时间？”

护理员拉开床头柜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打小信笺，指给他看，上面有法比奥的手迹：“我受到外伤后记忆丧失。”

“这是我什么时候写的？”

“昨天写的。”护理员一边回答，一边又给他翻到前面一页：我受到外伤后记忆丧失。“这是前天写的。”

法比奥接着读下去：我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两天，接受了全麻，靠人工呼吸机呼吸。头颅上钻出一个孔，安上一个颅内压探测头，所以那里缠着绷带。还有：右侧额叶击伤，还有：颅内压探测头可以测量颅内压力，大脑出现肿胀或出血时，压力会增加；还有：我昏睡的时候，妈妈来过五次。

“我母亲呢？”

“我想她现在在家里。”

“我母亲住在乌尔比诺^①，离这儿有六百五十公里。”

护理员在做记录。

“您写什么呢？”

“贝多德大夫让写的，写您想起来您母亲住哪儿了。”

“我什么都能想起来，就是想不起出了什么事。”

护理员点点头——法比奥不喜欢他点头的样子，他接着翻起那一沓短信笺。上面写着：诺丽娜来过。还有：花一定是她送的。

“我女朋友来的时候，我醒着吗？”

“有时醒着。”

^① 意大利一城市。